

农业学大寨

学大寨的故事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学大寨的故事

永平倒吸了一口气，多少年来，第一次感到这个家，受了多少委屈，那么能和你们……

“是呀，妈妈，我们有今天的日子，是共产党的福，没有毛主席，没有党，我长不到今天，长到了头！”永平说，“我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和毛主席说话，不怕听毛主席的话。”

永平想：“妈妈，‘永平，你做得对，我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和毛主席说话，不怕听毛主席的话，我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和毛主席说话，不怕听毛主席的话，我们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和毛主席说话，不怕听毛主席的话’”

第三天清晨，永平，天还没亮，就到了……

“永平姐，我们到你家帮忙，忙了头……”

“永平姐，我们到你家帮忙，忙了头……”

“永平姐，我们到你家帮忙，忙了头……”

“永平姐，我们到你家帮忙，忙了头……”

“永平姐，我们到你家帮忙，忙了头……”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（贵州人民出版社）

（贵州人民出版社）

（贵州人民出版社）

学大寨的故事

本社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7年9月第1版

1977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10115·355 定价0.40元

目 录

松柴窝里飞出了凤凰·····	(1)
战松江·····	(13)
激战凤凰坡·····	(21)
难不倒的九江人·····	(29)
战脑包·····	(36)
云台新事·····	(47)
团结水库·····	(53)
三打黄泥洞·····	(67)
新的开端·····	(81)
斗龙记·····	(88)
银岩河战歌·····	(99)
沈家沟的女石匠·····	(113)
老队长·····	(129)
老愚公战斗队·····	(141)
砍庙树·····	(151)
工地上的斗争·····	(161)
拖拉机往哪里开? ·····	(171)
送肥记·····	(178)
家庭里的风波·····	(186)
三推婚期·····	(194)

松柴窝里飞出了凤凰

赫章县中坪公社拖街生产队，坐落在乌蒙山区犀牛山上。“拖街”是彝语“捡松柴的地方”的译音，听起来会以为这里是一条街，其实是个海拔一千九百多米的黄泥巴梁子。几十年前，这里满山是松树，只有几户人家，租种着地主、富农的几亩瘦地。解放后，经过土地改革、合作化和建立人民公社，生产发展了，从别的生产队搬来了好些人家，拖街热闹起来了。经过十二年学大寨，拖街更是人变、山变、地变，粮食产量翻了好几番。现在，这里已有二十五户人家，新修的公路象一条银带，蜿蜒在山梁上，伸向四十里外的区委所在地妈姑镇。每天天刚亮，社员们就开始了紧张劳动，几台拖拉机忙着耕地和运输，那“突突突”的声响，仿佛是为今天社员们的幸福生活歌唱。

学大寨以来，拖街发生的变化是很大的，但社员们忘不了十一年的斗争历程，特别忘不了开初那一阶段的艰苦奋斗。

那是一九六四年的初冬。

在妈姑区委召开的“四千会”上，拖街生产队队长李崇斌听着中坪公社党委书记顾成举的传达报告，心情很是激动，不时地和大家一起鼓掌。那一年，顾成举参加了贵州各族人

民赴京观礼团，十月一日，他和观礼团的其他成员一道，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，接着，他们又到大寨进行了参观学习。这个彝族干部在报告中满怀激情地讲述了他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情景，详细地介绍了大寨人的斗争历程和取得的成就，讲得整个会场都沸腾起来了。

当天的小组讨论会到深夜才结束，李崇斌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。毛主席发出的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，大寨人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大干社会主义的事迹，使他久久不能平静。他回忆起自己的家世和在解放前度过的苦难的少年时代，又回想起从煤矿回到家乡农村的经过。一九六二年，刘少奇刮起的“三自一包”的黑风吹到了拖街生产队，阶级敌人乘机煽动单干，拉牛拉马，侵占集体土地，砍伐集体树木，一时间资本主义泛滥，闹得乌烟瘴气。当时在专区煤矿当工人、刚入党不久的李崇斌，从家信中知道了家乡的情况，十分气愤，他决心回到家乡去，同资本主义斗，为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出一把力。矿党委批准了他的申请，他满怀信心地回到了家乡，当了一名人民公社社员。第二年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，他担任了生产队长，带领拖街的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打击了阶级敌人，煞住了单干风，又领导社员群众同资本主义势力开展了斗争，使集体经济巩固起来了。但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，生产队粮食产量上不去，对国家没有做出什么贡献，还吃了国家不少的回销粮。自己总认为拖街条件太差，大山梁子，死黄泥地，种包谷，包包小，种洋芋，下儿少，……说到底，还是没有改

变拖街落后面貌的决心。比起大寨人来，千差万差，就差在没有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，缺少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精神啊。……想着想着，更睡不着了，他翻身起来，穿上衣服，走出门去。

夜已经很深了。李崇斌三步并成两步，来到公社党委书记顾成举的宿舍门口，“笃笃”地敲起门来，把已经睡熟了的顾成举惊醒了。“哪一个？”“我。”顾成举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李崇斌，赶忙起来开了门，关心地问：“哎，你怎么还没有睡呀？”

“睡不着呀，顾书记。白天听你的传达报告，越听越有劲，你再跟我详细地讲一讲大寨人的事迹吧！”

顾成举嘿嘿地笑了，说：“看你这个劲头！好呀，我就给你一个人从头到尾地再讲一遍！”他让李崇斌坐在床沿上，把封住了的煤火捅开，就从大寨的地形、气候讲到粮食产量，从“老少组”战胜“好汉组”讲到集体经济的大发展，从三战狼窝掌讲到自力更生战胜一九六三年的特大洪灾，从陈永贵、贾进才讲到“铁姑娘”队和英雄赵小和。李崇斌专心地听着，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，顾成举总是热心地给他解答，把自己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告诉他。

李崇斌听了以后，沉思了一阵，说：“顾书记，你说说，我们拖街要学大寨，该怎么学？”

“我看，首先要学大寨人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。”顾成举说：“你回去以后，要向群众宣传大寨的经验，把群众发动起来，下决心改变拖街的面貌！但是，学大

寨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阶级敌人会进行破坏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也会进行干扰。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：‘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’要敢和阶级敌人斗，和资本主义斗，和大自然斗！”

和顾成举谈了一晚上，李崇斌感到有信心了，他激动地说：“不怕山高，就怕腿软，不怕人穷，就怕志短。我们拖街一定走大寨的路，决不辜负党的期望！”

鸡已经叫了，顾成举叫李崇斌和他挤在一张床上睡下。

天刚亮，李崇斌就急匆匆地赶回了拖街。

晚上，生产队的会议室里坐满了人，会场中央用松柴烧了一大堆火，整个屋子暖洋洋的。李崇斌把他听公社顾书记讲了两遍的大寨人的故事讲给社员们听。他讲得有声有色，象是亲身经历过一样，大家都听得入了迷。李崇斌说，一九六三年大寨遭受了严重的洪灾，可是大寨人一不要国家的救济款，二不要救济粮，三不要救济物资，靠集体经济的力量，自力更生，生产自救，突击扶苗，恢复生产，当年夺得了丰收，卖给国家的粮食仍然和头年一样多，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学习。他说，我们拖街生产队现在还年年吃国家的回销粮，自己是共产党员，又是生产队长，没有尽到责任呀！说到这里，他难过得流了泪，社员们深受感动，人人心里都象燃起了一把火。

接着，大家再一次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《愚公移山》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：

“大寨年年为国家做出那么多贡献，我们却年年伸手向

国家要回销，要救济，再不能这样下去了！”

“毛主席他老人家号召我们学大寨，我们就要干起来！”

“愚公能移山，我们也要下决心，彻底改变拖街的面貌！”

第二天晚上的社员大会着重讨论了增产粮食的措施。

老贫农王兴开说，用石灰改良土壤，是个可靠的办法。解放前他曾在一块开荒地施放石灰，当年就得到了好收成。几个老贫农都说这个办法好，有的还说自己的祖父、父亲都用过，就是行。

“那么，为什么以后又不用这个办法呢？”青年社员罗祥贵问。

这一问，引起了几个老贫农的辛酸的回忆。王兴开等几个老贫农都是解放前逃荒到拖街来的，有的则是跟着祖父、父亲逃荒来的，已经在这里住了几十年。他们来到这里，吃尽千辛万苦，在山上开出一片荒地，种出了粮食。这时，地主、富农出来说话了：“这山是我家的，要收租。”有的人家试着烧点石灰来改良这里的酸性的黄泥土，确实多收了粮食，但是收成好一点，地主、富农就要加租。就是因为交不起硬加的租子，王兴开被迫到地主家当长工抵债去了。那时候，贫下中农的血汗都被榨干了，谁还有能力去烧石灰改良土壤？多收一点粮食，都装到地主的仓里去了，谁还愿意去改良土壤？几位老贫农拿新社会和旧社会作了对比，使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。今天，地主、富农打倒了，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当家作主了，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有

强大的力量，烧石灰改良土壤的办法就可以放手地实行了。

烧石灰改良土壤的事定下来了，烧石灰的煤从那里来呢？社员们烧的煤都是从十几里以外的海子背来的，队里要烧几十万、上百万斤石灰，再到那里去背煤，一要花钱，二要花费大量的劳力，行不通。社员们说：“我们守着大煤山，不会自己挖？”

一说要自己挖煤，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社员就摆起头来了，他说：“依我看，学大寨好是好，只怕是石板上栽花，难栽活。要挖煤，水坡山有的是，哪个不晓得山上的石头硬？不是有人挖过几回都没挖成？好吃的桃子早就不在路边了。”

副队长陆云山反驳了他：“那是以前喽！现在已经搞过社教，大家的觉悟提高了，齐心合力学大寨，怎么挖不出煤来？”

“石板上栽花难栽活？我们就是要先挖掉那大石板！”罗祥贵说：“我看有些人是一心想各人开点荒，搞点小买卖，就是不想为集体出大力。水坡山石头再硬，没有我们贫下中农的骨头硬。挖煤，我算一个！”

妇女队长张廷芝也说：“大寨人能治理好七沟八梁一面坡，我们就不能在水坡山上挖出煤来？”

还是那个社员，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是大寨，又不是我们这个山梁子！”

还没等他说完，罗祥贵就憋不住了：“我们这个山梁子怎么样？只要拿出大寨人的干劲，松柴窝里也要出凤凰！”

几句话说得大家周身是劲，会场里掌声“哗哗”地响了起来。

李崇斌见大家都拥护罗祥贵的发言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他说：“我们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农业学大寨的路，明天动工，大战水坡山！”

第二天天刚亮，李崇斌就收拾起锄头、钢钎、凿子、啄子、撮箕等工具，上了水坡山。来到老煤井，就听见井里传出“咚咚”的声音。谁来得这么早呢？他勾着腰朝井里走去，看见煤油灯下，罗祥贵正全神贯注地试着挖煤呢。李崇斌把钢钎插进煤缝里一撬，一大块煤“哗啦”一下滚下来。罗祥贵回头一看，说：“是你呀，崇斌哥，来得这样早？”李崇斌说：“你不是比我来得还早吗？”罗祥贵憨笑着说：“心里有事，就是睡不着！”两人都格格地笑了。他们干了一阵，副队长陆云山带着陆凤朝、安廷香等五、六个社员来了，大家立即行动起来，清理了井口，检查了原有的坑木，架设了新的坑木，还在井外搭了一个草棚。

下午，挖煤的战斗开始了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。可是，在水坡山挖煤的确不是容易的事。煤夹在岩石当中，要把煤挖出来，必须先把岩石挖掉。这里石质坚硬，钢钎戳上去，火星四溅，留下的只是一道印子。大家一口气干了两三个小时，个个累得满头大汗，工具也用坏了不少。李崇斌看着用坏了的啄子和钢钎，叫大家休息一下，自己却一声不响地把家里的铁工工具放在一个背箩里背来了。人们惊奇地问：“这不是你自己的工具吗？”李崇斌说：“我又不到外

面去吃转转饭，自己留着干什么？让它们为农业学大寨服务吧！”他架好炉台和风箱，把大家的钢钎、啄子修好，大家干得更起劲了。一天功夫，乌黑发亮的煤块就在井口堆了一大堆。

开山采石和挖石灰窑的工作同时进行着，出煤的第二天就开始装窑了。张廷芝带领的女社员们鸡叫就起来了，她们点着松柴火把照路，把煤从水坡山背到拖街梁子上的石灰窑。天亮时，她们已经背了四趟，头天挖出的煤基本上运完了。第三天，老贫农王兴开给石灰窑点了火，窑火日夜燃烧着，越烧越旺。

一九六五年的春节到了，社员们主动提出：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，不放假，照常干！

这一年的春天好象来得特别早，春节过了不几天，拖街梁子就响起了春雷，下了一场大雨。因为水坡山煤井进口的一段是多年的老井，雨后容易发生塌方，队里决定煤井上暂时停工。几天之后，石灰窑上存煤已经不多了，李崇斌就和队干部们商量，打算派人下井检查一下，看能不能继续挖煤。

就在那天下午，贫农老妈妈李小凤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李崇斌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罗祥贵、陆凤朝被壅在里头了，快，快……”李崇斌知道是煤井里出了事，顾不得细问，立即叫上附近的男女社员，拿着锄头、撮箕，一起向水坡山奔去。

大家到井口一看，塌下来的岩石把井口封得严严实实，

不知塌了多长一截，社员们心急如火，马上动手挖了起来。李崇斌知道，罗祥贵、陆风朝是看着石灰窑上缺煤，等不得队上安排，就冒着危险下井了。多好的同志啊！他和社员们一起，加紧地挖呀，挖呀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：一定要把他们抢救出来！几个社员从开山工地上赶来了，看见大家都在塌方的地方挖，立即提醒李崇斌，说井口上面开过一个通风洞，从那里到井底要近得多。李崇斌二话没说，马上和他们一起赶到通风洞口，紧张地挖起来……

罗祥贵和陆风朝是怎么遇险的呢？原来，头天下午罗祥贵收工回家，看见老贫农王兴开和两个社员照料的五六个石灰窑都烧得很旺，可是煤却剩下不多了，心里很着急。他想，今春改土需要三十多万斤石灰，眼下还差一大截呢，无论如何也不能叫石灰窑停火！这一天清早，他拿上工具，约上陆风朝，两人一起下了煤井。不过半天，他们就挖了一千多斤煤，运到井口。当罗祥贵再一次担着煤往井口走的时候，突然听见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他心里一惊，放下煤筐，取下岩壁上的煤油灯，对还在挖煤的陆风朝说：“不要挖了，到井口看看去！”他们走了不远，一大堆乱石堵住了去路。陆风朝说：“糟了，我们被堵在里面了。”罗祥贵想了一下，放下灯，拿起锄头，沉着地说：“不要紧，我们就从这里刨条路出去！”在四尺高、三尺宽的煤槽里，他们屈着身子刨着，刨着。刨了大约半个小时，仍不见一丝亮，也没有一丝风透进来。

空气渐渐稀薄了，煤油灯只剩下一点微弱的光亮，火苗

忽闪忽闪地直跳。平常使惯了猛力的陆风朝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汗水直从脸上淌下来。罗祥贵叫陆风朝休息一下，他自己也感到有气无力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

停了一会，陆风朝突然站起来，拿起锄头对罗祥贵说：

“我想起来了，前几年我们在岔道上挖过一个通风的洞子！”

“对，我们从那里出去！”罗祥贵说着，伸手去取灯。不料手一伸过去，煤油灯就熄了。煤井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，他们弓着腰，手牵着手，摸进岔道，好不容易才摸到了通风洞口。这通风洞又窄又小，早已被乱石和泥土封住了，他们摸进去，轮换着挖起来。陆风朝趴在地上挖了一阵，手颤抖起来，头闷得象要炸开。罗祥贵换上去挖了一阵，感到越来越吃力，他轻声说：“风朝，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崇斌讲的大寨遭了洪灾，陈永贵从县城淌水赶回大寨，向社员说的话吗？”陆风朝说：“记得。”“他说，有毛主席、党中央的领导，有集体经济这座靠山，天塌下来也顶得起。我们今天被堵在煤井里了，要相信，崇斌他们会带社员来抢救我们的，我们要努力挖！”两人共同低声背诵着：“**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**”，手里拿着的啄子挖得更有力，发出了“咚咚”的声音。

突然，罗祥贵头顶上有泥沙悉悉簌簌地掉下来，他惊喜地叫了一声：“听！”陆风朝往前挪动了几步，把耳朵贴在洞壁上听着。“罗祥贵！陆风朝！”一个亲切的声音从上面传进来，接着透进了一丝亮光。罗祥贵用手腕擦了擦额上的汗水，陆风朝兴奋地笑了，大口吸着新鲜空气。洞口越来越

大，李崇斌进来了，紧紧握住他们两人的手，好久没有说出话来。

被堵在煤井里一个多小时的罗祥贵和陆凤朝得救了！他们在李崇斌的搀扶下走出了井口，望着前来抢险的社员们，激动地流下了眼泪，社员们的眼睛也都湿润了。他们是为了集体的事业而遇险的，又终于靠着集体的力量得救了，社员们为他们庆贺，大家的心和集体贴得更紧了。

可是，队里的那个富农分子却在这个时候在背地里刮起了阴风。他说：“学大寨是费油不见亮，挖煤人是死了没有埋。”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激怒了拖街的干部和社员，他们抓住了富农分子的黑手，狠狠地进行了打击。

煤井抢险和对敌斗争的胜利，进一步激发了社员的斗志和干劲。经过认真的检查、清理和加固，煤井在元宵节前两天恢复了生产。背煤组的女社员还是鸡叫起身，打着火把把煤运到石灰窑。李长秀春节前冒着凌冻背煤，下坡时，脚上捆的草绳突然断了，她一下子摔倒在地，昏了过去。这时，她身上的伤还没有全好，又不顾妇女队长的劝阻，坚持着参加运煤。烧窑的社员刚把烧好了的石灰运出来，就接着装窑，在元宵节早上点了火。开山的社员在元宵节那天打好了炮眼，当晚就爆破。入夜，当拖街梁子西头工地上响起隆隆炮声的时候，姑娘们正在梁子东头已经平整好的梯土里倒下最后几担石灰。

那些日子，每天天不亮，背煤、运石灰的社员就上了山，成行的火把照亮了拖街梁子，和那一排石灰窑发出的火

光交相辉映。他们起早贪黑，连日奋战，窑边的煤越堆越高，地里的石灰越铺越宽。一箩箩的石灰倒在地里，成为整齐的、密密实实的白点子，显得特别醒目。

就在这第一个冬春，拖街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挖了二十八万斤煤，烧了八十三万斤石灰，用于改良土壤，还建造了五十六亩梯土。一九六五年，拖街生产队的粮食产量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，不仅完成了国家的征购任务，而且第一次提留了储备粮，社员也增加了收入，松柴窝里真的飞出了凤凰！从此，拖街生产队的社员们干劲更足，他们在农业学大寨的金光大道上迈开大步，勇往直前！

（贵州大学中文系七三、七四级供稿）

战 松 江

坐落在松江河畔的永红生产大队，是松桃苗族自治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。到那里去参观的人，老远就能看到松江河上那座大坝。大坝把松江河拦腰截断，把河水引上了背龙山、鸡公岩，灌溉着新造的层层梯田。永红大队的社员和干部，坚决响应毛主席“农业学大寨”的号召，艰苦奋斗，真学大寨，在全县起了带头作用。他们在修筑这座大坝的过程中所表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受到人们的同声称赞。

一九六七年秋收后，永红大队的干部们一核算，粮食产量还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。贫下中农和社员们都很着急。党支部书记龙秀春想到自己的大队不但没有为国家做出贡献，反而年年都伸手向国家要回销粮、领救济，不由心里一阵难过。他问自己：“这顶落后帽子难道就没法摘掉？”

这天晚饭后，老贫农杨岩林到龙秀春家串门子，龙秀春请教他，看怎样才能把队里的粮食产量搞上去。

“我们这里是‘生在河边看水流，七天太阳田开口’！田高水低，没有办法呀！要是背龙山上有一股水就好了。”老人回答说。

“要是把当门松江河的水引上山去呢？”龙秀春问。